

程魯丁教授著

琉球問題

鄧錫侯題



91

22

64

序 一

論中國與琉球之關係者，莫不知自明初以迄清末；五百餘年間，遣使入貢，歲時無缺，故就政治意義上言，中國尤爲琉球之宗主國。復從經濟，文化諸端研究，夷考古籍，則琉球之受惠於中國者，不勝枚舉，尤以文化思想幾完全屬於中國系統。美軍於一九四五年四月登陸琉島，路透社曾發出報導，謂「到處都是以中國文化爲主的民族」，可知琉球雖被日本吞併達半世紀以上，而肇端久遠之中國文化，仍綿延燦爛，未被泯滅，琉球民族內向之心情，活躍於字裏行間，殊令人低徊而不能自己！

自日本戰敗以後，麥克阿瑟總部曾發表聲明，確定日本之行政區域，爲本洲四國等四島以及附近之一千小島，並以北緯三十度爲限，琉球羣島之位置，適在北緯三十度以外，故邇後日本對於琉球，自無置喙之餘地。吾人回溯開羅會議宣言，其中指出東北四省、台灣、澎湖羣島俱應歸諸中國，而於琉球之將來何屬，却未予說明。



吾人徵諸以往歷史，展望未來局勢，竊以琉球今後之命運，實繫於我國嚴正之態度。吾人既不欲琉球歸諸我有，自亦不容他國予以染指。在對日和會中，我國應以協助韓國獨立之道義精神，努力使琉球民族獲得自由與解放，恢復歷史上的古琉球國，庶幾東海外緣，新邦重建，揆諸我國繼絕興廢之傳統精神，自有其政治上之重大價值。

程魯丁君清才雅望，冠絕儕輩，既以新著『琉球問題』示余，披誦一過，根觸萬端，緣爲伸述其旨，略抒所感，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潘公展序於尊聞閣

序 二

魯丁程君，頃以其所著「琉球問題」，附書於序，屬爲弁一言。泛覽既竟，於琉球之風土文物，與夫藩屬中國之始末，載述贍博，辨晰詳明。日本囊括琉球七十年，中國憂患頻仍，朝野之士，不遑論琉球事久矣。程君斯著，慷慨發憤，所以興起國人者，三致意焉。

琉球藩屬中國，自明迄清，五百有餘年。蕞爾蠻荒，初無歷史文字之足徵，立國治民之道，禮樂刑政則中國，兵農征賦則中國，乃至宮室輿服，典章習尚，靡不一法乎中國。琉球未嘗有文化，琉球之文化則中國。五百餘年中，中國之所以待琉球者，爲懷柔，爲教養，爲恩義，爲親親。琉球不幸懼伏於日本，奴僕箕帶之間，悠悠七十年。天佑其民，幸得脫於籠樊。今日日本叨美國之庇翼，禍患之跡未泯，覬覦之心復萌。當國之士，創爲情感之說，冀得共管琉球。然而琉球有志之士，憂傷悚懼，懷歸祖國，奔走呼

號，良不得已。其於五百餘年與七十年之間，悲歡離合之際，俯仰陳迹，謀所以自全之道，琉球之人士明辨之矣。

「琉球問題」，既將問世。崇道義，明是非，苟因此編而得伸其理者，是尤不在中國與琉球而已。

程滄波 三十七年九月

琉球問題 目次

緒言·····	一
一、琉球的歷史沿革·····	三
二、琉球的地理環境·····	一九
三、琉球的風俗文化·····	四五
四、琉球的人口物產·····	六三
五、琉球與我國關係·····	七九
結論·····	九九

緒言

琉球是一個很小的地方，原屬於我國領土，光緒五年日本從我國手中強奪去有七十年，及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發生，經過四年多的血戰，盟軍得着最後勝利，而琉球這一小島，在大戰中爲美軍佔領，迄今完全在美軍控制之下，亦已有四年的時間。當和會行將召開的時候，我國朝野人士無不主張收回琉球。前年十月間，行政院張院長，在出席參政會駐委會的外交報告中，特別提出琉球問題，認爲琉球與我國關係特殊，應歸還我國。這理由很明顯，即琉球不論在歷史上地理上，都應該是中國的。

但目前琉球的歸屬，竟成了一個問題，美國鑒於該地軍事價值的重要，有要求單獨長期託管之議。美國駐東京將領一致認爲大琉球島，係美國在遠東防務中不可或缺的一環，因此準備有八年乃至十年的佔領計劃，目前該島已佈滿永久性的設備，可知美國將長期佔取該島。卅五年十月十日，中央日報華盛頓電訊，傳出一個消息，謂蘇聯亦企圖獲取琉球。卅六年六月五日，日本外相蘆田均在招待外國記者團時，竟謂：「基於情感

的理由，要求參加共管琉球」。又說：「琉球在北方有些島嶼本屬日本，應劃入日本版圖」，同時居住日本東京的琉球人，亦有六十三人，請求日本參議院爭取琉球歸還日本。而另一方面琉球革命同志會，則發表宣言，誓死反對琉球再隸屬於日本，并希望中國政府在討論對日和約時，保持一堅決的態度和主張，以使琉球的歸屬問題得一合理的解決，言外之意，即希望中國竭力爭取琉球而重歸故主。這樣看來，已有四個國家在爭取琉球，因此在將來對日和會中，處分日本領土時，對琉球的歸屬問題，終將不免有一番紛爭。

但不管如何的紛爭，中國是有正當理由要求歸還的，因琉球與中國的歷史關係太深，我們決不能放棄，更不能聽隨其仍置於他人統治之下，我們把琉球從日本的統治中收回，正是湔雪我們喪失領土的恥辱，琉球有如我們人身頸項上的一串珍珠，它的珍貴與價值，是無人否認的，我們決不能再讓日本奪去，更不能無代價的贈與友人。我們之必須收回琉球，正如法國之不能忘情於亞爾薩斯，洛林兩省一樣，是基於同一的出發點，這是人情之常，更是事理必然。爲使國人對於琉球有一系統的認識，并明瞭琉球與中國的歷史文化關係，從而加強收回琉球的信念起見，特分章概述如下：

一、琉球的歷史沿革

……史的
……考證……

流求的名字，最初見於隋書流求國傳。該傳收在隋書第八十一卷東夷傳中。所謂東夷，當時是包括高麗、百濟、新羅、靺鞨、流求國、倭國。後來李延壽著南史，北史，也只將流求國傳收在北史，而不收在南史裏面。全傳字數共有一千一百餘字，裏面記載關於流求國的方位、地形、地名、官名、交通情形、一般土地情形、海岸情形、氣候情形、商業情形、國家組織制度、國王宮室與從宴會舞蹈音樂、軍隊組織及兵器、政刑賦稅、特殊宗教、衣服裝飾、禮俗、語言、歷法、風俗習慣、飲食男女、藝術、器物、農耕、天然物產、各種情形均甚詳盡，并經梁嘉彬先生用中國史料及琉球史料，確實證明隋代的所謂「流求」，便是今日的「琉球」，亦即沖繩。

可憐的琉球，國小被人欺，更加古無文字，所以歷史都會被旁人抹煞，張冠李戴。

在十九世紀末葉以後，居然有法國學者名叫聖策尼(Saint-Denis)，德國學者萊斯(Ress)，和荷蘭學者史惹(Schlegel)等人，曾利用宋代馬端臨的錯誤記錄，和十七八世紀歐洲人在台灣瑯瑤地方(當時琉球人的一塊居留地)的見聞錄，來證明隋代琉求即是台灣，日本多少「權威學者」，「太上博士」，「專家」，「博士」，一齊跟着歐洲學者後面跑，穿鑿附會，指鹿爲馬，結果做成今日「隋代琉求即台灣論者」的縱橫時代，淆混了東亞的地理觀念，埋沒了沖繩的古代歷史，現在讓我們將琉球的歷史攷證一下，即知道隋代琉求國的確不是台灣，而是沖繩。

在唐代時，流求也不是台灣而是沖繩，這有僧人空海、圓珍，儒家韓愈，柳宗元可以出來作證，用不着多說。直至唐代，台灣島還沒有被中國人發現，其說詳見後面。

宋史外國傳裏也有流求國傳。內容簡單，全傳僅僅一百九十四字，傳內說明地界「在泉州之東，有海島曰澎湖，烟火相望，旁有毗舍那國」。又言明「商賈不通」。「土人不駕舟楫，惟縛竹爲筏」。以及「袒裸肝睢」等等。氣候情形，隋書流求國傳的流求有寒有熱，是溫暖帶的流求，宋史流求只有熱而無寒，是熱帶的流求了。商業情形：隋

書的流求是有商業習慣（陳稜傳），而宋史的流求却沒有的，其餘各種記載，看出人民的文野和隋書流求也大不相同。……由此種種證明，宋代的所謂流求，已經不是沖繩，而是現今台灣南的一角了。

原來琉球本國在宋代，正當長期內亂，不能直接和中國通商，（參閱真境名安與沖繩一千年史）。中國人所知道的「流求」，僅僅是它的海外一塊小殖民地（台灣南部一角，也許僅指現今高雄口外的琉球嶼而言）。琉球人是怎樣到達台灣南部的呢？據說或係琉球自經隋代陳稜討伐以後，激起了她的海洋慾望，循島南下，往往被風所吹，漂到台灣島的東部，山高登不了陸，便沿着海岸，輾轉由台東繞到台南平野。據李震明先生說：南宋以後，台灣島北部一角，又被中國人因為避蒙古兵，漂流到達——原來還是一座「空山」！

元史南蠻傳內也有「瑠求傳」，全傳六百六十六字。言明地界在「南海之東，漳泉興福（今閩南閩東）界內，澎湖諸島嶼相對」。又言明：「漢唐以來，史所不載，近代諸蕃市舶不聞至其國」。又言明：「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澳舟行，

至是日已時……登岸……四月二日還至澎湖」。又言明：「西、南、北岸皆水，至澎湖漸低，至瑠求則謂之落際（坐灘，觸礁）……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，遇颶風發作，漂流落際，回者百一」。又言明：「土人不曉其近鄰三嶼人語」等。是則元史所謂瑠求，當即今日台灣西岸大部，（較宋史流求範圍擴充）了無疑義。按元末已有以冲繩台灣併稱琉球之例，陶宗儀輟耕錄所載來華進貢的琉球，又不是台灣，而是冲繩了。

在明史裏面，琉球又回到冲繩。明史外國傳有琉球國傳，是冲繩的紀事，絕無疑義，毋庸多說。原來琉球（冲繩）國自從隋代陳稜討伐以後，因畏懼中國，往往隨附日本人來華，不敢明目張胆，又改國號為「邪古」，中國人弄不清「邪古」和「琉球」的區別，史料便又多淆混，宋代琉球內亂，直到元末明初，琉球人纔又來中國進貢！從此以後，中國人把冲繩叫做「大琉球」，把台灣叫做「小琉球」，從這兩個名稱看來，也便可知那個是本，那個是支，誰者為真，誰者為假了。

宋朝馬端臨文獻通考裏有琉球國考，其著述情形如次：第一段述琉球國的地理方位，係雜抄隋書和宋朝「流求」記載，第二段述琉球國歷史，係完全抄襲隋書，第三段述

琉球國對外交通情形，又是抄襲宋人的記錄。這樣，便寫成了他的所謂「琉球國攷」。東抄西錄的結果，把沖繩台灣的記錄都拚在一塊兒，淆混了中國人幾百年來的海外地理知識，害得琉球人幾乎喪失掉古代的歷史，琉球古無歷史文字，真如啞子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，其實，琉球的歷史應該開始於戰國秦漢瀛洲「邪久」時代。

研究地理學的人們很容易明白；台灣島已處南方，古代氣候蒸熱異常，上面濃霧，西岸長闊沙灘，台灣海峽水流湍急，「西岸漁舟東渡，動輒觸礁，百不一回」，（元史瑄求傳大意）。這都是台灣島被中國人發現最晚的原因，此外，中國古代航海，胆小的人便沿着海岸航行，胆大的便往往是追縱太陽向東南方挺進，由中國著名的港口（瑯玕）向東南挺進，只能到達方丈（濟州島）和蓬萊（日向，高千穗峯），或小瀛州（屋久島），由臨海向東南挺進，只能到達龍宮，（琉球本島，大瀛洲）但却不能到達台灣的。

在日本正德三年（清康熙五十二年）出版寺島良安編纂的倭漢三才圖會上卷第十三異國人物裏，有關於明代和清初的台灣記事一則，很可參攷，大可免除考證諸種麻煩，不妨抄錄下來，以矯正隋代流求確卽是台灣論者的錯誤：

「大宛（台灣、東寧、塔曷沙古，和用高砂字，至日本海上六百四十里）——大宛在廈門之南百里，而中華之巽，日本之申西方。甚熱，國而春如夏，冬如秋，其人品卑賤，常裸形，身體輕捷如飛，以漁牧爲業，每食鹿生肉，而以鹿皮交易也。

往古無本主，中古阿蘭陀（按即荷蘭）人刼篡之，構城廓，以爲日本通路旅館焉。於是有國姓爺（按，即鄭成功）者……住居廈門，寬文（按，即明永歷清康熙之際）初，攻彼島，追阿蘭陀人，自立爲主，改建城廓，改塔曷沙古爲東寧，（按中國人稱台灣爲東寧東都，甚至借稱東瀛自此始，前此則均謂爲南而不稱東也），既而國姓爺死，子名錦舍，（按即鄭經），欲攻滅大清，興大明，而終不從清朝，至子奏舍（按即鄭克塽）之代，戰負，降于清，退出。清皇帝賜王號，徙於北京。如今則大清布政司治島也。近頃用中華文字，五常之人品徐備。……」

拿這個記錄來比較閱讀隋書流求國傳，宋史流求國傳，元史瑠求傳，則隋書的流求爲冲繩，宋史元史的流求（瑠求）纔是台灣，至爲明顯。大概在元朝末年，中國人已經恢復對冲繩的交通和認識，明代再把「琉球」兩字放在冲繩身上，而別稱台灣爲「小琉

球」。——這種例子在西洋史上也有很多，比方說：歐洲人在上古時代原已和印度交通，後來航海發現了美洲，誤認美洲即是印度，又後來纔改正了地理的錯誤觀念，別稱為哥倫布發現的羣島為「西印度羣島」(West Indian Islands)，稱美洲土人為「紅印度人」(Red Indians)

……
歷代……
國統……
據清時周煌著琉球誌略一書記載。琉球的開國始主為天孫氏，這說來似乎有些近於神話。謂琉球始祖，其初有一男一女，生於大荒，自成夫婦，曰阿摩，美久，生三男二女，長男即天孫氏，為開國始祖，次男

為諸侯始，三男為百姓始。長女名叫君君，次女名叫祝祝，為國守護神，一為天神，一為海神，今寺院有三首六臂女神，手執日月，名叫天滿大自在天神。「汪錄云：「名辨戈天，崇祀特隆」，就是指這天滿大自在天神。隋書說：「王姓歡斯，名渴利兜，國人呼王為可老羊，王妻曰多拔茶」。這即是指天孫氏的世裔，天滿，歡斯，國語音皆相潘，故不免有訛誤。天孫氏共傳二十五代，但姓氏俱無攷證，自洪荒乙丑，至宋淳熙十三年丙午，有逆臣名叫利勇者，想毒害天孫氏自立為王，浦添按司舜天去討伐，利勇被殺

死，於是衆人推舜天爲王，而天孫氏遂亡，凡一萬七千八百零二年。

舜天被推爲王，時年僅二十一歲，死於嘉熙元年，共在位五十一年，年壽七十有二，舜天死後，其長子舜馬順熙於翌年嗣立爲王，時年已五十四歲，在位十一年，於淳祐八年逝，年壽六十有四，其長子義本於淳祐九年嗣立，義本生於開禧二年，嗣立爲王時已四十四歲，在位第一年，遇着國中大鬧饑荒，第三年又發生疾疫流行，人民死亡大半，義本看了這樣的情形，對羣臣嘆息道：「饑疫并行，不德誰讓」。羣臣就推舉天孫氏後惠祖嫡孫英祖爲王，義本以爲然，於是進賢讓位，退隱北山，共在位十一年，享年五十有四。

英祖生於宋紹定二年，長爲伊祖按司，寶祐元年攝政，時年二十四歲，死於元大德三年，在位四十六年，享壽七十歲。英祖逝後，大成嗣立，大成爲英祖世子，生於淳祐七年，於大德四年立位，時年五十四歲，在位僅九年，享年六十有二，卒於至大元年。大成卒後，其次子英慈嗣立，英慈生於咸淳四年，至大二年立位，時年四十二，在位僅五年而卒，享壽四十有六。英慈逝世，其四子玉城嗣立，玉城生於元貞二年，延祐元年

立位，時年僅十九歲。及其立位後，世道衰微，政事寢廢，玉城日惟逐鹿聲色，在外打禽獵獸，不管政事，諸按司多不上朝，而且各自獨立稱王，如大里按司稱山南王，今歸仁按司稱山北王，時玉城僅保有首里等數處，自稱爲中山王，至是國分而爲三，此三王時發兵互相攻戰。玉城至元二年卒，在位二十三年，享年四十有一，迨玉城卒後，其長子西威嗣立。西威生於致和元年，至元三年立位，年僅十歲，一切政事由其母妃主攝，頗多亂政之處。西威在位十四年，於至正十年而卒，享年二十三。西威逝後，國人廢棄世襲王位，其時浦添按司察度有德，人心非常悅服他，於是一致擁戴察度爲王。

察度爲浦添間切謝那村奧間大親之子，在位四十六年，於明洪武二十八年而卒，年壽不詳，迄無考證。察度卒後，其世子武寧嗣立，武寧生於至正十六年，於洪武二十九年立位，時年四十一歲，惟武寧不如乃父察度有德，而且違反其父親的遺命，疎忽政事，荒於禽色，晝夜逸遊，於是諸侯皆相反叛，武寧在位十年，於永樂三年而卒。武寧卒後，其子思紹初爲山南王佐鋪按司，復鑒於山南王無道，衆人多厭惡他，乃糾合義兵攻打山南王，同時又攻打山北王，并將中山王次第消滅，思紹被推爲王，於永樂四年立位